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small white dots forming a scalloped edge. At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cover, there are two rows of four circular medallions each. Each medallion contains a complex, symmetrical floral or geometric pattern in shades of red, white, and black.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cover is a dark, almost black rectangle with a faint, circular, textured pattern in the background.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库

(1901—1998)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库

(1901-1998)



下 册

林 杉 宋桂芳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 美国 ·

亨利·辛克莱·刘易斯 (1930 年获奖)

巴比特	1891
女王的一封信	1908

赛珍珠 (1938 年获奖)

生命与爱	1931
少女之恋	1945

威廉·福克纳 (1949 年获奖)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1969
忏悔	1982
熊	1998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1954 年获奖)

阿尔卑斯山牧歌	2018
杀人者	2026
乞力马扎罗的雪	2040



约翰·斯坦贝克 (1962 年获奖)

菊花	2075
鳃	2089
山	2104

索尔·贝娄 (1976 年获奖)

未来父亲	2122
冈札加的手稿	2137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1978 年获奖)

扫烟囱工人黑雅什	2175
戴比尔和魔鬼	2182
傻瓜吉姆佩尔	2193

契斯瓦夫·米沃什 (1980 年获奖)

猎人的一年	2214
-------------	------

托妮·莫里森 (1993 年获奖)

最蓝的眼睛	2247
-------------	------

· 危地马拉 ·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1967 年获奖)

文身女	2283
加利亚	2289
美洲豹三十三号	2306

· 哥伦比亚 ·

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2 年获奖)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2332
------------------	------

我受雇为人梦卜	2339
榕兰德妈妈的葬礼	2347
我只是来打电话的	2363



• 日本 •

川端康成 (1968 年获奖)

招魂节一景	2384
母亲的初恋	2397
伊豆的舞女	2424

大江健三郎 (1994 年获奖)

奇妙的工作	2454
人羊	2467
聪明的“雨树”	2487
死者的奢华	2505

• 印度 •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13 年获奖)

喀布尔人	2543
摩诃摩耶	2553
素芭	2562
弃绝	2569



河边台阶的诉说 2578

· 以色列 ·

撒缪尔·优素福·阿格农 (1966 年获奖)

丢失的书 2592

迁居 2600

费尔南 2614

女主人和小贩 2632



· 埃及 ·

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 年获奖)

候车亭下 2650

黑猫酒馆 2658

罪行 2668

声名狼藉的家 2678

· 南非 ·

纳丁·戈迪默 (1991 年获奖)

父亲离家 2689

六尺土	2700
仆人的足迹	2715
城里和乡下的恋人们	2739



· 澳大利亚 ·

帕特里克·怀特 (1973年获奖)

死的寿命	2762
一杯茶	2789



1930 年获奖作家

·美 国·

亨利·辛克莱·刘易斯

Harry Sinclair Lewis

1885 - 1951

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册上的作家是美国杰出小说家亨利·辛克莱·刘易斯。

刘易斯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索克萨特镇，父亲是乡村医生，母亲也是医生的女儿。十七岁时，刘易斯到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读大学预科，第二年进入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大学还没毕业，他便参加了以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为首的名为“赫利孔山村落”的劳动公社。这是辛克莱发起并创办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有四十多位作家和他们的家属住在这个公社里。刘易斯那年刚满二十岁，他在那里当了一年看门人之后，又重返耶鲁大学，念完了最后一个学年。

大学毕业后，分别在衣阿华州《滑铁卢报》、旧金山联合出版社、华盛顿《沃尔特评论》、纽约《历险》杂志和乔治·多伦出版公司担任过编辑。191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瑞恩先生》，但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接着，刘易斯又先后出版了《鹰的足迹》(1915)、《工作》(1917)、《无知的人

美
国

们》(1917)和《自由的空气》(1919)四部反映纽约社会生活的小说。

1920年,长篇小说《大街》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为刘易斯赢得了巨大荣誉,很快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人们争相购阅的畅销书。多少年来美国人总是乐于相信:上帝创造了乡村,魔鬼创造了纽约城。《大街》把这种观念永远地结束了。

1922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另一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巴比特》。这部小说是刘易斯全面抨击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精神文明”,剖析美国社会精神实质的代表作。

三年后,他又出版了《阿罗史密斯》,这部以二十年代美国医学界的状况为背景的完全美国化的小说,全面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医生形象。这部小说获1926年普利策奖,但刘易斯拒绝受奖。此后,他又出版了描写一个酒徒利用宗教行骗并飞黄腾达的《艾尔默·甘特利》(1927),以一个平庸的商人为描写对象的《他是有名的柯立兹》(1928)和描绘美国一批退役军人在欧洲寻梦的《多兹沃思》(1929)。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将他的成功推向了顶峰。1936年,他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成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

三十年代以后,刘易斯的创作趋于平缓,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作品有《安·维克斯》(1933)、《不会在这里发生》(1935)、《教堂里欢乐的一天》(1940)、《吉顿·帕兰涅斯》(1943)、《王孙梦》(1947)等。

1951年7月10日,刘易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病逝。

巴比特

(第一章)

—

泽尼斯^①的一幢幢高楼森然耸起，逸出的晨雾之上；这些严峻的钢骨水泥和石灰岩筑成的高楼，坚实挺拔如同峭壁，而玲珑剔透却像银簪。它们既不是城堡，又不是教堂，一望而知，就是美轮美奂的企业办公大楼。

晨雾仿佛出于怜悯，已把历经几个世代风雨消蚀的建筑物都给遮没了：双重斜坡四边形层顶上盖板都已翘裂的邮政局；大而无当的老式房子上的红砖尖塔；窗眼既小，而又被煤烟熏黑了的工厂；还有灰不溜秋的几户合住的木头房子。像这样千奇百怪的房子在这个城市里虽然比比皆是，但那些整洁的高楼大厦，正把它们从商业中心区撵走，同时，近郊的小山岗上，却闪现许多崭新的房子，那里看来才有笑声和宁静。

一辆豪华的小轿车正在一座混凝土大桥上疾驰而过，它那长长的车盖晶光锃亮，而且几乎听不见发动机的响声。车里的

美
国

^① 作者虚构的一个中等城市，原词寓有“天顶”、“顶峰”等含义，也许还象征当地市侩们（包括巴比特在内）趾高气扬，自以为“顶呱呱”。

人们身穿晚礼服，整晚排完一个小剧场^①剧本之后正好回来，这是一次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兼有香槟酒助兴，所以更为光彩夺目。大桥下是一条弧形的铁路道轨，无数红绿信号灯使人眼花缭乱。纽约特快列车轰隆隆地刚驶过，二十条闪闪发亮的钢轨一下子跃入令人眩目的光照里。

在一座摩天大楼里，美联社的电讯线路刚关闭。报务员一整夜与巴黎和北京通话之后，疲累不堪地摘下了他们的赛璐珞眼罩。女清洁工打着呵欠，趿拉着旧鞋，在大楼各处走动。晨雾已在渐渐消散。排着长队的人们，带着午餐盒，迈出沉重的步伐，涌向巨大无比的新工厂，大玻璃窗、空心砖瓦、闪闪发亮的车间，五千人就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干活，推出地道的产品，行销所至，远溯幼发拉底河流域，横越非洲南部草原。汽笛一响，传来了有如4月黎明时万众齐欢的歌声；这是给仿佛为巨人们建造的城市所谱写的一支劳动之歌。

二

在泽尼斯的名叫美萝岗的住宅区，有一所荷兰殖民时期风格的住宅，睡在卧室前面走廊里的人这时正好醒来。不过，此人的外表却丝毫没有巨人的特征。

他名叫乔治·福·巴比特，现年（1920年4月）四十六岁。事实上，他什么都不会干，既不生产黄油，也不制造鞋子，更不会制作诗篇，但他就是有一手，能把房子以高于买主们出得

^① 大约在1910年以来，小剧场（也叫“实验剧场”）运动在美国有了广泛发展，它的方向跟纽约百老汇旨在商业营利的戏剧基本上针锋相对。

起的价格推销出去。

他的大脑门上略微有些透红，他的棕色头发稀疏而又干燥。虽然脸上有了皱纹，鼻梁两侧各有红红的一点眼镜齿印，但在微睡时却带着几分稚气。他长得并不胖，但营养极佳，两颊圆圆的鼓了起来，一只纤嫩的手无力地搭在黄褐色毯子上，显得有点儿浮肿。看来他很富裕，婚后极少罗曼蒂克情调。他的这个睡廊，看来同样没有一点儿罗曼蒂克色彩，向窗外望去，是一棵高大的榆树，两块整齐的草坪，一条混凝土车道，还有一间铺上波纹铁皮的汽车房。可是，巴比特却又一次在梦中见到那位年轻的仙子，梦里情景比银白色大海之滨的红宝塔还要富于诗情画意。

这个年轻的仙女与他神游已有多年。虽然在众人看来，他只不过是乔治·巴比特，唯有她独具慧眼，看出他是个英俊少年。她在神秘的小树林那边幽暗处等着他。他只要能从挤满了人的屋子里脱身出来，就溜烟似的朝她那里跑去。他的妻子，他的那些吵吵嚷嚷的朋友，都千方百计想跟住他，但他还是逃走了，年轻的仙女在他身边迅跑，他们一起蹲在浓荫蔽日的山脚边。她是那么苗条，那么白净，那么急切！她说他无忧无虑、英姿飒爽，又说她会等着他，他们将一起到远方航行去——

送牛奶的卡车隆隆开过和车门碰击的声音。

巴比特嘴里叽哩咕噜，翻了个身，想回到梦境中去。此刻他只能隔着雾气茫茫的水面，依稀望见她的脸庞。烧暖气锅炉的工人把地下室的门关上了。隔壁院子里一条狗在汪汪地吠叫。正当巴比特又美滋滋地浸沉在朦胧不清的暖流里的时候，送报人吹着口哨走过，噗的一声把一卷《鼓吹报》塞进了大门

口。巴比特一惊，胃猛地收缩起来。惊魂稍定，他又听到一阵熟悉而又恼人的声音——有人在摇曲柄，发动“福特”汽车：嘎轧轧、嘎轧轧。原来巴比特本人就是个汽车迷，他心里正帮着那位看不见的司机摇呀摇，紧张地同他一起等上好几个钟头，让发动机响起来，不久又同他一起感到气恼，听到发动机声音停了一会儿，又重新发出这可恶的没完没了的嘎轧轧、嘎轧轧——这是一种声响极大而又单调乏味的浊音，在冷得瑟瑟发抖的早晨，真使人恼怒，但又无法回避。直到发动机启动时越来越大的声音告诉他，“福特”汽车开走了，这时他才不再紧张得气喘心跳了。他抬头瞅了一眼他那心爱的榆树，它的枝柯正衬映在金灿灿的天穹上。然后，他像找什么安眠药似的，开始寻摸睡觉。他小时候对于生活原是信心十足，可是现在，他对于每个新的一天里所可能发生的、而又未必如此的新奇事物，早已无动于衷了。

他就是这样逃避现实，直到七点二十分闹钟铃响。

三

这是在全国大做广告、大量生产的一种最佳闹钟，凡属现代化的附加装置都已配备齐全，包括仿大教堂的鸣钟报时、间歇铃响，以及夜光钟面。被这样一个珍贵的装置闹醒，巴比特不觉感到十分自豪。这差不多跟购买昂贵的衬线加固汽车轮胎一样，使人顿时身价百倍似的。

他没好气地承认，此刻再也无法逃避了，可他还是躺着纹丝不动，心里憎恨他的地产生意这个苦差使，讨厌他的一家

人，因而也就讨厌他自己。昨天晚上，他在味吉尔·冈奇家打了半夜扑克，而每当这样度过休假日之后，到转天吃早饭之前，他总是最容易动火。也许是他喝了大量禁酒年代的家酿啤酒，烟瘾一上来，又抽了太多的雪茄；也许是他不乐意离开这个淋漓痛快的须眉汉子世界，回到妻子和速记员的裙钗之辈的小圈子里，听她们喋不休地关照你可不要抽那么多烟。

从睡廊里面的卧室传来他妻子高兴得叫他腻味的呼喊声：“该起床啦，亲爱的乔吉^①！”还有她用硬刷子梳头发时噗嚓噗嚓地乱搔一气的声音，听起来真叫人浑身发痒。

他先是哼了一声；他身上穿的浅蓝色睡衣早已褪了色，就让滚粗的大腿从黄褐色毯子底下伸了出来；他坐在床沿，用手指去拢乱蓬蓬的头发，两只胖乎乎脚丫子却在机械地寻摸自己的拖鞋。他难过地看了他的毯子一眼——这条毯子永远叫他想起了自由自在与英雄气概。原来这条毯子他是为了野营旅行才买，但后来旅行永远没能成为事实。它却已成为可以身穿雄赳赳的法兰绒衬衣、满嘴污言秽语、东游西逛的象征。

他好不容易站起身来，顿感眼球后面一阵阵剧痛，喊了几声喔唷。他虽然等待剧痛再次发作，但还是两眼模糊地望着窗外的院子。如同往常一样，这个院子总是使他感到高兴。那是一个买卖兴旺的泽尼斯商人的整洁的院子，换句话说，就是完美的典范，因而连他本人也都十全十美了。他凝望着波纹铁皮顶棚的汽车房，这是他一年之中第三百六十五次的暗自思忖：“那个铁皮车房，可太差劲啦。我得盖一个像样的木板房才好。

① 乔治的昵称。

唉，我的天哪，这里样样都好，就是这个玩意儿不现代化！”他一边凝望，一边想到：他的金莺谷住宅区开发规划内必须修建一个公用汽车房。这时，他不再气喘吁吁，也不摇头晃脑了。他两手叉着腰，暴躁而又睡肿了的脸上表情显得更加坚决了。他突然感到自己有能耐，是一个办事干练、善于出谋划策、指挥若定、有所成就的人。

他一想到这里就来了劲儿，便穿过坚硬、整洁、似乎未曾启用过的前厅，走进了浴室。

巴比特的这座房子虽然不大，但像芙萝岗所有别墅一样，都有一个第一流的浴室，全套细瓷卫生设备、釉面花砖，以及银光闪闪的金属配件，丝毫不逊于皇家豪华的气派。毛巾架上有一条透明的玻璃棒，两端镶了镍。浴缸长得很，就是普鲁士近卫军也都可以躺下。洗脸盆上方赫然在目地摆着：一排排牙刷、修面刷、肥皂盒、海绵缸、药品橱，都是光艳夺目，精美雅致，仿佛就像一块电气仪器板。巴比特虽说非常崇拜现代化设备，但此刻却皱起眉头，很不满意。整个浴室里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牙膏的怪味儿。“维罗娜又用这个怪东西了！她就是不肯用丽丽多尔^①，尽管我接二连三地跟她讲了，她偏要寻摸一些该死的臭东西来，简直叫人恶心！”

浴室里的草垫子都给弄皱了，地板上一片稀湿。（他的女儿维罗娜脾气真怪，常常大清早就洗澡。）巴比特在草垫子上滑了一下，撞在浴缸上。他说了一声“真见鬼！”气虎虎地抓起他的那管刮胡膏，气虎虎地抹上皂沫，抄起滑腻腻的修面

① 一种牙膏商标。

刷，像搨人嘴巴子似的乱搨一通，然后气虎虎地又用保险剃刀往他的胖脸上刮将起来。刀片钝，刮不干净了。他又说：“见鬼——嘿——嘿——真见鬼！”

他翻拣药品橱，想找出一包新刀片。（他心里照例在捉摸：“就得买那么一个小玩意儿，自己来磨刀片，可要便宜得多。”）当他在盛小苏打的圆盆后面找到那包刀片时，他心里埋怨他妻子把东西摆错地方了，同时又因为自己没有喊“见鬼”而感到非常得意。但隔不多久，他毕竟还是喊出了口，当他用沾满皂沫、又湿又滑的手指，试着打开讨厌的小封套，想撕去粘在新刀片上松脆的油纸的时候，还是大声喊道：“真见鬼”。

接着又发生了他时常考虑，但始终解决不了的那个老问题：“旧刀该怎么办？要不然，它会割破他的孩子们的手指。跟往常一样，他把它往药品橱上一扔，心里暗暗记住，总有一天他要把那些也是暂时放在那里的五六十片废刀片一起取走的。他一边刮胡子，一边感到烦躁，再加上头痛目眩，肚子饿，越发烦躁不安了。当他刮完了以后，圆圆的脸上既光滑而又湿淋淋，无奈眼里却因进了皂沫而有些刺痛，他就伸出手去抓一条毛巾。家里人的毛巾都是湿的，又湿又黏，还有味儿，他来回瞎摸，抓了一条又一条，无论是他自己的脸巾、他妻子的、维罗娜的、特德的、婷卡的，还是那块单独挂开、边上镶着一个大大的“B”字（巴比特家姓的头一个字母）的浴巾，他发现通通都是湿漉漉的。没奈何，乔治·福·巴比特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竟然在客人专用的毛巾上揩脸了！那块毛巾，上面绣着三色紫罗兰，老是挂在那里，表示巴比特家乃是属于芙蓉岗上流社会的一员。从来没有人用过它，客人也不敢

动它一动。客人们总是顺手拣最近的普通毛巾，偷偷地在角儿上擦一擦了事。

他怒咻咻地说：“我的天哪，他们净在这里转悠，所有的毛巾通通用过了，都是混帐东西，把毛巾全用了，弄得稀湿稀湿，从来不给我放上一条干的——当然罗，我老是替他们受罪！——偏偏是在我要用毛巾的时候——在这个混帐的家里，唯独我一个人替别人着想，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最起码也要为别人考虑考虑，想一想在我用了以后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要使用这个混帐的浴室，末了，要考虑到——”

他狠狠地把那些冰冷的可恶的湿毛巾一条条地扔进浴缸，从它啪哒啪哒落下去的浊音里泄了忿，这才感到痛快。这会儿正赶上他妻子安详地走了进来，安详地向他问道：“哦，亲爱的乔吉，你在干什么呀？你想把这些毛巾都洗吗？哦，用不着你去洗嘛。哎哟哟，乔吉，你没动过客人专用的毛巾，是吗？”

至于他是如何回答的，那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他妻子头一次把他激了一激，不由得使他瞪了她一眼。

四

麦拉·巴比特——乔治·福·巴比特太太——肯定说是青春已过。从她嘴角边直到下巴颏儿爬满了皱纹，她的脖子窝里肥肉已经下垂。但说明她早已越过年龄界线的最重要标志是，她在她丈夫面前不再故作羞涩之态，也不再为自己不作羞涩之态而发愁了。这时，她身上穿着衬裙和胸衣，即便胸衣胀鼓鼓地